



我拍片有一个怪癖，最厌恶别人告诉我，要提交采访问题

图片：《浮生一日》

为普通人拍纪录片，如何才能让没有表演经验的被拍摄者忽视镜头，更加自然的表达？

 陈兔虫，Philosoflying Kid，DocuFilmmaker

A.

我拍片有一个“怪癖”，最厌恶别人告诉我，要提交采访问题。

B. 理解

仔细想想，这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关于技巧的问题。

从技法上说，不外乎两种，

一种是物质化的隐藏，比如隐蔽拍摄、远距离拍摄，或是采访时让摄影师、收音师回避，甚至低头玩手机，营造出一种不存在、不关注感（您说什么我们不听，所以您尽情地说）；

一种是精神上的，比如高密度强度的相处，让其产生习惯，或者条件允许，在拍摄前就做过长时间的接触，把自己变成一个“只是带着相机的”朋友。

简言之，是为了让你的团队，让那些多机位，收音杆从“敌对空间”里消失。



我觉得不同的题材、创作者习惯会决定纪录片的方式及流派：

大多数情况下，人们倾向于要做到“更自然的表达”，而有时候我也喜欢刻意的介入，制造一种尴尬与疏离甚至是对立感。

但不论哪种，

我觉着技法背后都应该有一个形而上的概念，可称之为“理解”，

而装载这个概念的器皿叫“聊天”。

你是否真正理解你的对象？

你当然不需要和他们抱持同样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艺术观，

你也不需要真正的融入你的对象以及其生活本身。

有时候你根本无从体会他们所经受过的苦难，

有时候你完全会看不起你的拍摄对象，有些人鄙视铜臭，有些人鄙视低贱，你完全可能遇见夸夸其谈、表里不一的人；可能采访的时候听他讲如何行善积德，私底下吃饭时，却传授你百般算计的技巧。

我和某位活佛吃过饭，当时就觉得这个满嘴普通话，化缘一群女老板建庙，坐着路虎，住着香格里拉的老先生，与我印象中，那些百年孤独的神功拥有者，或者是信徒满座，菩提树下的千年智者，有异曲之妙。

后来我知道，这样类型的活佛们足有 1700 多位。身上散发着中国 ISO 认证的光芒。



我觉得做一名纪录片人的意义和所需要具备的天赋正在于，你不需要高看那些仿佛高高在上的人，也因此无有轻视、践踏处于低处的命运和人格。

作为记录者，可以有态度，可以有倾向性，但一切都该基于“理解”的底线。

人与人之间永远会产生不可预料、违背初衷的龃龉，每个人怀抱着自己的

初衷使得整个计划不断出现变数，你无法让别人认同自己的看法，有时候那么合情合理的想法对方却死活坚持反对。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理解，只能用一种倚强凌弱的态度来战胜对方，压制住对方的气焰。

你会制作影片，你比被摄者更有话语权；他有钱，他比拍摄者更有决定权。周而复始，诸如此类。

但我们不赞同、甚至唾弃、反对某一种东西，不代表我们无法理解它们。

它们有它们的逻辑，我觉得作为记录者的我们，是否高超，正在于能不能去挖掘出这种藏匿在背后的隐德来希。

长时间的跟踪拍摄，会让许多片子变得好看，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此，不仅仅是因为世界的时间性被展现在观众的面前，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产生，毕竟，你若不是一个二逼，能和一个被摄者待上个几个月，几年的，你们之间怎么可能没有羁绊与依赖。

而这种纽带，恰恰在潜移默化中，消解了大多数中国纪录片或专题片特有的“假感”。

这种“假”，我们应该看过不少了，要么莫名其妙的自嗨，导演自说自话着那些被额外强行加到拍摄对象身上的旁白。

要么把纪录片理解成了“跟屁派”，仿佛拿个摄影机一路跟着别人的屁股就是纪录片了。

C. 聊天

这也是为什么我有一个“怪癖”，最厌恶别人告诉我要写什么采访问题。

如果要采访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：**我要跟你聊天。**

如果一定需要，我可以告诉你我大致会聊的范围，但我不会一二三地罗列出来。

因为我和朋友聊天，不会拿着 Ipad 问他问题，不论这些问题的逻辑链设计得多么精妙，哪怕你能轻易让人掉入语言的陷阱。

因为我和朋友聊天，不会只问不答，我要分享我的看法与质疑，继而产生新的碰撞。

当然我知道，问题或者大纲，对于一个现代的商业社会多么重要，毕竟是一个讲求效率和性价比的地方，你与对方聊 2 个小时，做出来的片子可能也就是用那么几分钟。

我也知道很多时候，这两个小时里的对话，反而不容易让对方说出品牌或客户最想听到的，或者设计好的一句精彩 Slogan。

我也想就按照那样的方式来做，多轻松，按照设计好的来，素材量也少，剪辑也可以按部就班，容易。

可是经验一次次打脸：

1.

为某品牌做了一个广告，客户方面反复要求为倪妮写好文案。得了，拗不过你们，写就写呗。只是我强调底线，除了录制一遍台词；我需要有一段时间和她聊天。

结果是，在这过程中，迸发出了大量的有趣的话语。

“你说像我这样的，并不懂爱情。”

“我也不懂。”

“哈哈。所以我想象中的爱情是……”

这语气、这口吻、这表情难道不比说什么“爱情就是 XXXX”，那些麻的要死的文案来的舒展惬意？



2.

一位极为成功的政治商人，聪明绝顶，圆滑谨慎，据说从来不会给媒体过多的发挥空间。

和他聊嗨了，从他的童年是否喜欢画画开始聊起，一直聊到天安门，没一个是提交的采访问题。

助理反复提醒，董事长，十分钟到了。

到最后，他把助理赶出去，破天荒邀请“记者”进了他的办公室。

3.

一个叫音乐沙皇的俄罗斯指挥家，暴脾气，那种随时可以和普京打电话的地位。

我研究了好久，研读关于他的论文和音乐评论，然后起承转合，坚决不问任何一个诸如“你怎么理解柴可夫斯基”之类的问题。

后来第二次一个傻逼制片人去采访，他直接五分钟走人，

说“你问的什么傻逼问题，这种问题你上网去找就行了。”

说“我告诉你了我怎么看待斯特拉文斯基，我要和你聊《火鸟》，你又问我怎么理解柴可夫斯基，你如果不懂，就去听熟了，再来找我。”

4.

给冯骥才老先生做一个颁奖视频，看得出老爷子对得奖并没有太大热忱，一心在他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事业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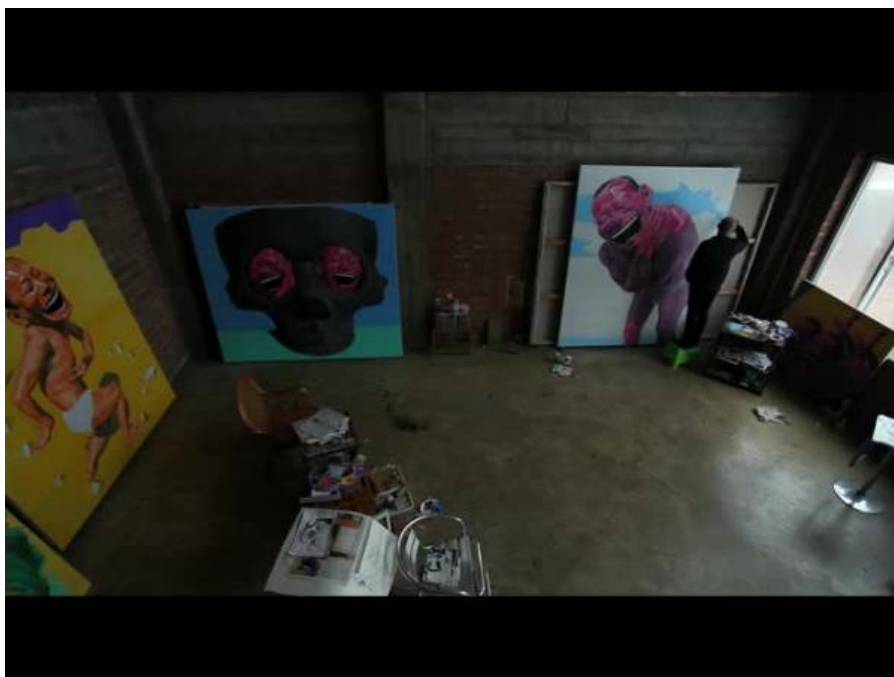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我抛开品牌设计的问题，和他聊起动荡的那段岁月，我看过他的伤痕文学，和他聊一百个人的十年，听到了各种更残忍的故事，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际遇；

我当然知道片子里根本用不了，这段历史谁敢用呢，但是老先生的话匣就此打开，本来定的 15 分钟采访生生被我们聊到一个半小时，他在一开始所有的谨慎和戒心也都融化在回忆过去的微笑里。

而我也在这过程知道，这个片子可以叫什么，“一颗行走的良心”。

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空间，也有自己的社交习惯，比如有的画家，有的作家，你呆在他身边的时候，他无法进行创作，这个时候，你就不会傻到，去把摄像机推到他的面前。



普通人这个概念本身也需要考虑，

有些人是表演性人格，有些人则不是。

除了许多明星或者那些精于媒体的政治家、商人，

大多数的人，哪怕是公众人物，也未必善于面对镜头。

甚至他们不需要，也不太习惯，有时，还会排斥大众媒体。

我在拍摄普通人的过程中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“别拍了”或者“这些不用拍吧”，比如打工者上返乡的火车、老干部在聚会、邻居围观，太多了各种各样的场合。

每个人，包括你我，生在中国，长在中国，一定会有“审时度势”的态度，知道哪些环节可能会对我好，哪些可能会影响我的生活，他们远比我们容易受惊，不知道摄像机的具体意味，也猜想不到它吐出的东西到底会变成个啥。

我把“别拍了”当做他们的害羞，把“这些不用拍吧”当做是他们的撒娇。

然后我像是一个孩子一样，像抓起手边的玩具一样，带上摄像机，对他们说，“和我聊聊呗。”



一个号称几乎不接受采访的重量级当代艺术家，终于和我聊嗨了，喝白酒，邀请去酒吧唱歌，

他搂住我，“你看那群来采访的 SB 记者，一个个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，没有一个真的和我聊我画了啥，还是你们学哲学的厉害。”

我一下子明白了：啥都不懂，不可怕；可怕的是，他们啥也不想懂。

你都根本不想去理解一个人，那你再好地藏起自己的摄像机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B.

仔细想想，这或许根本就只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。

你想怎样被对待，就请加倍这样对待别人。那个时候，或许不用技法，你也可以“人机合一”。

A.

我拍片有一个“怪癖”，我希望有一天，这个怪癖成为自然。

Ref:

[有没有哪个瞬间让大家觉得浮生若梦，弹指百年？ - 陈兔虫的回答](#)

[哪部纪录片让你开阔了眼界，并且涨了很多知识，而且让你有回头再看的念想？ - 陈兔虫的回答](#)



（法国深夜遇见某毒贩）

-

后来她看到了，跟我说，

“我感觉你可以稍微再写一点你是怎么拍我的。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格（不是表演型人格），一开始也很不习惯怎么自在在镜头下，一直到现在适应镜头就好像它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完全没有隔阂。我觉得我也有点明白纪录片应该怎么拍了”

我说，

“所以我可以上图么？”

她说：

“不可以！！！”

我想了想，应该去回答一些诸如怎么优雅地拍摄 XX 视频的问题吧？



[查看知乎原文](#)

客官，这篇文章有意思吗？

好玩！[下载 App](#) 接着看 (๑•ㅅ•) ✧

再逛逛吧 ‘_>’

[阅读更多](#)

对台上演奏不满，观众能不能直接骚乱、喝倒彩、中途退场？



[下载「知乎日报」客户端查看更多](#)